

赞！他成我市第8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

47岁的他说:感觉和献血没什么两样,之前的担心事后都觉得可笑

记者 戴凇 文/图



▲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、常务副会长顾晓芳为宁子文送上荣誉证书和慰问金

“只要能救人,那就试试吧”

4月12日上午8点,47岁的宁子文在爱人申丽君的陪伴下,走进了长沙湘雅三医院的内科大楼,做了一件他们曾经“不敢想”的事。这一天,他捐出近200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,为远

“能让他戒烟,真是没想到”

不过,宁子文做出这个决定后,家人却不乐意了。爱人申丽君是第一个提出反对意见的人。她回忆说,自己曾因贫血进行过骨髓穿刺,那种痛苦,实在不愿意让爱人去承受,也担心采集会影响到他的健康。

“之前的担心,现在都觉得可笑”

4月8日,申丽君陪着爱人一同赶往长沙,开始做捐献前的准备。“除开第二天腰有点酸,其他身体状况都还好。”宁子文说,每天打完动员剂后就会和爱人出门散步,这几天不但去了橘子洲头,还爬了岳麓山。

“之前的担心,现在都觉得好笑”

4月12日上午,两口子挽手走进医院造血干细胞采集室,当护士为宁子文的手臂插上针头时,申丽君悬着几个月的心总算落了地。“之前的担心,现在都觉得好笑。”宁子文则一脸轻松地表示,感觉

他多留下了一份10毫升的血样,成了中华骨髓库中的一员。“当时也不太懂是怎么回事,但是一心想着‘只要能救人,那就试试吧。’”

采集开始后,两人精神状态都不错,护士也在时刻观察分离机上的数据,并询问两人的身体感受。因为来看望宁子文的人不少,大家聊着天也就到了中午。由于宁子文双手行动不便,申丽君带来了一大份饭菜,全都喂给了宁子文。

“之前的担心,现在都觉得可笑”

下午2时许,采集顺利完成。下午4时,这袋装着近200毫升的造血干细胞混悬液登上高铁,前往浙江,为一位“80后”注入“生命种子”。

探访

采集就像扎针献血 聊着天就完成了

造血干细胞捐献流程到底是什么样的流程? 4月12日,记者也走进长沙湘雅三医院的造血干细胞采集室进行探访。

4月12日上午,宁子文早晨6点注射过动员剂后,就和爱人出门吃早餐了。直到8点,他返回医院正式开始造血干细胞采集。采集室共有两套采集设备,这天上午,有两人同时进行采集。据了解,另一位采集者是位女性,她是为患血液病的亲妹妹捐献造血干细胞。

“之前的担心,现在都觉得可笑”

护士介绍,目前造血干细胞采集可以选择单手或双手进行,就像是献血扎针一样。比如宁子文手臂脂肪较厚,考虑到手臂血管状况,于是选择在两只手臂上进行采集。株洲上一位捐献者刘星星的血管比较容易找,可以将采集针管放在一只手臂上进行,这样的好处是,还可以方便使用手机。

“之前的担心,现在都觉得可笑”

上午11时,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、常务副会长顾晓芳也来到这里,为宁子文颁发了荣誉证书,并送上了慰问金。据了解,宁子文也是我市第8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。

“之前的担心,现在都觉得可笑”

下午2时许,采集顺利完成。下午4时,这袋装着近200毫升的造血干细胞混悬液登上高铁,前往浙江,为一位“80后”注入“生命种子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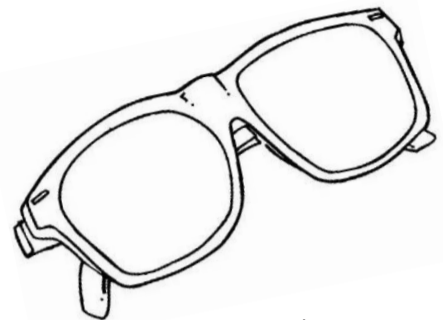
东方红娘

东方红娘简介:
政府注册的正规婚介,实名制征婚让您更安全、更放心!
男:丧偶,69岁,1.72米,大专,有房独住,机关退休,孩已成家。
男:高婚,59岁,1.72米,大学,房车齐,政府公务员,孩已成家另住。
男:丧偶,54岁,1.71米,本科,房两套有车,国企下岗收入丰。
男:高婚,41岁,1.78米,本科,有房车,机关干部,女随母。
男:未婚,34岁,1.8米,本科,有婚房,事业单位,择明择时。
男:丧偶,33岁,1.75米,本科,房车,央企技术人员,能力很强。
男:未婚,27岁,1.75米,本科,有房车,公务员,沉稳有上进心。
女:丧偶,60岁,1.6米,本科,有房车,事业单位干部退休,女已嫁。
女:丧偶,49岁,1.63米,本科,房多套,有车,机关干部,女已嫁。
女:高婚,39岁,1.58米,本科,房宽,公务员,女孩。
女:高婚,34岁,1.58米,本科,房宽,公务员,女随父。
女:未婚,35岁,1.58米,研究生,有房车,高校讲师,靓丽。
女:未婚,30岁,1.63米,研究生,有房车,国企机关,气质佳。
女:未婚,25岁,1.6米,本科,自创业办公司,有能力且可宠。

诚邀志同道合及有爱心人士加盟,有经验者优先。
联系人:刘姐
手机微信号:
18932126168
地址:株洲市中心广场(株洲百秀)福鑫大厦1116号
电话:
22175288
22957018
微信:
18932126168

广告接待热线 288835396

政务专题部 28823919



视力问题

□ 丘艳荣

我坐诊的时候,一个年轻妈妈带着她的女儿来到我面前,焦急地说:“医生,帮我给孩子做个眼部检查吧!她最近看东西很奇怪。”

我微笑着招手让孩子过来。孩子笑嘻嘻地走过来,说:“医生伯伯好。噢,您的眼镜片上有两棵树!”

那位妈妈赶紧拉着女儿坐下来,训斥道:“别胡说,要礼貌!”

然后她火急火燎地说了一些情况。

上个星期天晚上,我带她回乡下的娘家。我看见她在庭院里弯下腰捡东西,就问她:“捡什么呢?”她说:“捡手帕呢!”可是,我明明看到地上啥都没有。

前几天,我带她去公园。她突然用手指着前面说:“妈妈,你看,一只白鸽。”我顺着她的手一看,只见白鸽啊,分明是一个白色的塑料袋。

再就是昨天晚上。她盯着地板突然又说:“这地板上怎么会有一个生气的阿姨呢?”

明明是刚擦过的地板,干净得很,她怎么看到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啊?

“医生,你赶紧帮她检查一下吧!”

我认真地给孩子做了一番检查,然后肯定地说:“没有问题。”

“怎么可能?”她脱口而出的四个字像鞭炮一样炸出来。

我又招手让孩子过来:“来,孩子,说说,你是怎么发现我镜片里的树的。”

孩子说:“是您窗外的树在照镜子!”诊室外头,有一棵高高的棕榈树。

“那外婆家庭院的手帕呢?”“哈哈哈,那是月光手帕。外婆家的瓦有些漏了。”

“那地板上生气的阿姨是怎么回事?”那妈妈抢着问。

“那就是你啊!”女孩歪着头古灵精怪的样子可爱极了。



阿娇是城里人,平日过着衣食无忧的快乐生活。为了磨炼女儿自强不息的意志,母亲带着女儿到一个偏僻的村庄,参加劳动。

夏天的清晨,太阳从山坳那边滚上来,像个大火球,一棵大树托着它,火红火红,金光闪闪,光芒万丈,照射在田野上。根据约定,阿娇起了个早,和小伙伴们一起出发,大家手臂上挎着竹篮,说说笑笑地向山冲里前进。山村是个大植物园,阿娇对一切都感新奇,东瞧西望,不小心,被田岸上的一根藤绊倒了,竹篮滚落在水坝里。小伙伴们手拉着手,从斜坡上,把竹篮捡上来。

到了田边,伙伴们四散而去,猫着腰,生龙活虎地在田里捡禾线。小坑里一汪汪水,反射太阳,白花,刺得阿娇的眼睛发涨,发痛,发晕,冒火星子,看不清。阿娇卷着裤子,小心地跳进田里。以前,父母带阿娇到过海滩,阿娇赤脚疯跑,觉得沙滩软绵绵,舒服惬意。她以为田里跟沙滩一样,也是软绵绵的。阿娇脚踏下去,有的地方硬硬邦邦,小石头抵脚底,钻心地痛。有的地方,脚趾进圈套,好像有什么东西拉扯着她的细脚不放。她急,使劲拉,硬物刮破脚背。禾叶如刀片,划破了手臂,现出一道道红印。来之前,伙伴们跟她说了,她心里有思想准备,忍受疼痛,坚决不退缩。

在田里,阿娇像在黑板上寻找知识一样,拾禾



线,一根,二根,三根……有的禾线金黄,有的没有熟,泛青,她不管,只要是禾线,统统放在竹篮里。田坝里,禾苑的根须下,清澈的水,映照着她美丽的脸庞和美丽的蓝天白云,一群小鱼在她脸上浮游。水底有一根黑木棍,一动不动,有点煞风景。阿娇俯下身子,摇晃着

小辫,撇着小嘴,专心欣赏着自己的俏模样,突然,木棍蠕动,卷起一线浑浊的水,木棍张着黄黄的嘴巴,从鱼群中窜上水面,差点咬到她的小巧鼻子,掀起一波波浪花,瞬间,美丽的脸庞变成了一张面目狰狞的妖怪,小鱼四散而逃,躲进禾须和草根里。木棍摇头摆尾,在水面哗啦啦地划着漂亮的波纹,在田坝里威风凛凛地巡视几圈,确认领地平安无事,沉在浑浊的水底。“蛇,蛇,”阿娇简直吓破了胆,掉头拔腿就跑。伙伴们听见,以为蛇咬了阿娇,有的拿着柴棍,纷纷围过来救人,浊水慢慢沉淀下来,木棍笔直地躺在水底。伙伴们告诉阿娇,这不是木棍,也不是蛇,是一条大鱈鱼。几个男孩当即跳进坝里,用巴掌做成勺,一阵猛泼水,很快见底,他们将鱈鱼抓到,用禾秆穿起鱈鱼的嘴,放在水里养着,送给阿娇带回去做晚餐。

太阳毒辣,晒得阿娇面烫手痛,她脚软,腰酸,眼黑,实在累了,一屁股瘫坐在田岸上,喘着气,闭目休息。不一会,她感觉什么东西软软地落在她的膝上,她懒洋洋地睁眼看,一只古怪的铜皮动物,四脚紧紧地趴在她的嫩腿上,凉凉嗖嗖的,鼓着两只黑眼,注视着她的脸,样子十分凶残,吓死了。阿娇“啊”地一声,昏倒在田里。伙伴们在稻草下找到了这只癞蛤蟆,足有半斤重,男孩拎着它的背,癞蛤蟆笨拙地划动着四脚,想溜走。

回过神后,阿娇继续捡禾线。她感觉小腿上一阵阵吸痛,还有点痒,她勾起脚,扭头一看,发现两条圆鼓鼓的黑东西,趴在她嫩白的小腿肚上。“快来,蛇咬人!”阿娇心里一阵寒颤,小伙伴们闻声跑来,原来是两条蚂蝗,长长的身子吸着血,一个伙伴用小棍子将蚂蝗扫落在地,蚂蝗圆滚滚的身子动弹不得。

“啊呀,不好啦,”阿娇大叫,她双脚落在深泥潭里,下面有块磁铁,拖着身子往下沉,阿娇白净的脸,涨得通红,害怕灭顶之灾。伙伴们围过来,去拉她,也跟着沉。一个捆稻草的大人,赶紧跑过来,把扁担横在泥潭上,阿娇弯腰,用一只手撑着扁担,大人拉着阿娇另一只手,慢慢地把阿娇解救出来。

一天的劳动,阿娇晒黑了脸,受到惊吓和磨难,无怨无悔,苦尽甘来。夕阳西下,阿娇和伙伴们提着装满禾线的竹篮,高高兴兴地回家。在路上,阿娇告诉伙伴们,她父亲来信了,说暑假结束了,要她回去上学。小伙伴们喜欢阿娇,心里很不舍。

阿娇跟着妈妈回城了。

书蒙尘

□ 谢汝平

婚生子来延续灰尘的生命传承。相信书本上的灰尘,也是才子佳人的偶遇,也是剑客游侠的江湖,也是贩夫走卒的市井,也是贫苦农民的田间地头。动人的故事在书里,爱恨情仇表达在文字,喜怒哀乐在读书人的脸上,也在灰尘们丰富的表情中。人一生过去最终化为尘土,喜爱读书的人还会飘来书房,生命是否轮回并不重要,只需将爱书的情怀保留。灰尘的数量远远大于人类,也比脆弱的人类更加坚强,相信不管到了哪一天,即使人类消失,灰尘仍在,只知灰尘所钟爱的书本是否还在,能否有谁读得懂?

那些灰尘,也是求上进的灰尘么?毕竟,不是所有灰尘都有机会粘附到书本上。最残酷的灰尘,在古代边关的疆场上,被北风吹不算什么,被马蹄踏伤不算什么,被刀剑刺戳误杀也不算什么,要是被战士鲜红的血液染红,就成了永远的伤痛。最卑微的灰尘在如今的工作地上,汗流浃背的身体穿着看不出颜色和布纹的衣服,脸上都是被汗水濡湿的灰尘,只剩疲惫的眼睛在闪着不屈的光芒。最尊贵的灰尘应该在皇宫里,其实那不是普通灰尘该去的地方,那里等级森严,防卫严密,不管是人还是灰尘,因为皇权的重压,都会体会到生活的乐趣。最文雅的灰尘,当然在书房,迎着早晨崭新的阳光,听着主人琅琅的读书声,灰尘也会心情大好,间或也能背诵几段。

那些灰尘,莫非就是所谓的红尘?相信灰尘与灰尘也有美好的爱情,也有亲密的家庭,也需要恋爱结婚生子来延续灰尘的生命传承。相信书本上的灰尘,也是才子佳人的偶遇,也是剑客游侠的江湖,也是贩夫走卒的市井,也是贫苦农民的田间地头。动人的故事在书里,爱恨情仇表达在文字,喜怒哀乐在读书人的脸上,也在灰尘们丰富的表情中。人一生过去最终化为尘土,喜爱读书的人还会飘来书房,生命是否轮回并不重要,只需将爱书的情怀保留。灰尘的数量远远大于人类,也比脆弱的人类更加坚强,相信不管到了哪一天,即使人类消失,灰尘仍在,只知灰尘所钟爱的书本是否还在,能否有谁读得懂?

那些灰尘,莫非就是所谓的红尘?相信灰尘与灰尘也有美好的爱情,也有亲密的家庭,也需要恋爱结婚生子来延续灰尘的生命传承。相信书本上的灰尘,也是才子佳人的偶遇,也是剑客游侠的江湖,也是贩夫走卒的市井,也是贫苦农民的田间地头。动人的故事在书里,爱恨情仇表达在文字,喜怒哀乐在读书人的脸上,也在灰尘们丰富的表情中。人一生过去最终化为尘土,喜爱读书的人还会飘来书房,生命是否轮回并不重要,只需将爱书的情怀保留。灰尘的数量远远大于人类,也比脆弱的人类更加坚强,相信不管到了哪一天,即使人类消失,灰尘仍在,只知灰尘所钟爱的书本是否还在,能否有谁读得懂?